



霏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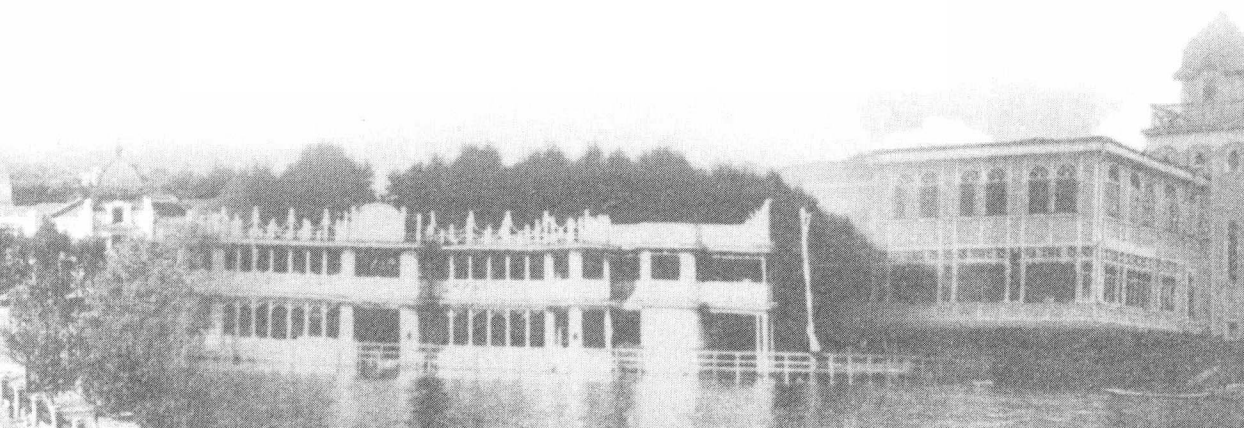
著

菊

中

风中菊

罪罪
著



目 录

楔 子	1	第二十一章 惜别荷花	200
第一章 显赫家族	4	第二十二章 白雪丹心	209
第二章 烈马惊魂	8	第二十三章 赫家大计	219
第三章 正午迎亲	17	第二十四章 隽秀情真	228
第四章 锦城菊香	22	第二十五章 山野农庄	238
第五章 荷花艺校	29	第二十六章 姻菊雅舍	248
第六章 校园结义	36	第二十七章 血马迎战	258
第七章 芳心初萌	47	第二十八章 火龙之气	267
第八章 鸿轩菊盏	61	第二十九章 鸾翔思牵	276
第九章 蓦然回首	76	第三十章 异乡秋语	287
第十章 弘逾远漠	87	第三十一章 山谷震撼	296
第十一章 秋天史话	95	第三十二章 诱捕龙七	307
第十二章 洞幽烛远	107	第三十三章 赫家生变	318
第十三章 怒江救美	119	第三十四章 调“虎”离山	328
第十四章 飞鸿印雪	132	第三十五章 月落星沉	338
第十五章 知者不惑	143	第三十六章 战七星寨	349
第十六章 草莽旌旗	153	第三十七章 鸳鸯两隔	359
第十七章 硝烟时代	162	第三十八章 舐犊之爱	369
第十八章 沪上卓见	171	第三十九章 生命之路	378
第十九章 惊梦忆回	180	第四十章 鸿衣凤羽	387
第二十章 秋水伊人	190	后 记	395

楔子

熙松园曾一度风光。它是一座宇，恢弘气派却深幽奥渺，隐匿在喧嚣外的云海中。它是一个谜，它的主人和两百多号家丁，在一个不寻常之夜倾巢蒸发，杳无踪迹。如今，熙松园已经空雀乏声，满目残垣破壁。然而，一段风传甚久的故事，似乎依然停留在这座孤幽的大宅深处……

那年，正值秋分后的一天。入三更子时，哈埠全城已万籁俱寂。可熙松园里却灯火通明，人声涌动。府里上上下下的家丁和用人忙忙碌碌，走进走出。有的在指手画脚，有的正搬这弄那，园中的气氛十分热火，丝毫没有夜阑更深人倦马歇的意思。

这时，熙松园大总管海大川沿着府里一侧的长廊，径直朝大宅东院走去……

他踩着轻步来到一扇珠红色、雕骏马图的柚木双开门前停下。那门楣上方有块牌匾，写着“史鸿斋”三个大字。这是熙松园主子赫德吉的书房。海大川走进房去，房中无人，他在一张紫檀木大书桌前站住，拿起桌上放着的一本大皇历仔细地翻着……一会儿，他的手停住，用压书页的铜器将那一页固定住。做完这事，他直了直身子，走出了史鸿斋。

那页被铜器压着的大皇历上这样记着：康德七年（民国二十九年）农历八月初八。时日大吉，宜嫁娶、动土、出行……适迎亲时辰：巳时正午前。

明天，公元1940年9月9日，是哈埠赫赫有名的望族，赫德吉之长子赫山的大婚之日，赫府即将迎娶哈尔滨呼兰大地主关占海长女关淑娥。关家系呼兰满族大户，宗族瓜尔佳氏，祖属满洲正白旗，乾隆十二年从征黑龙江，系累官蒙古都统大将军之后。

赫关两府联姻，是件轰动全城的事。这不单是一桩名门望族间的婚娶，还将是一场规模盛大的满族旗人的结婚庆典。为此，熙松园里里外外已筹备了七十四九天。据说，婚宴将大办七日，足见这是赫府举足轻重的大事。

此刻，赫府四处张灯结彩，四壁生辉。前院东侧的望松亭和西侧熙江亭的廊柱上，都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红灯笼。那些个宫灯、吉祥灯，还有画着财神姓

氏的祭祖灯，汇聚出一串串光钮，与熙松园里的绿树繁花、淙淙溪流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画桥烟柳、风帘翠幕的幻景。园子各处都可见到“喜”、“吉”、“庆”字样的红粉帖子，但最为醒目的还是大院里拉开的一条大横幅，那横幅用红字写着：赫关两府喜结良缘。

沿着熙松园里一座溪水环绕的桥面前行，恰与通往府邸正堂的主路接壤。这条路是用白色方石铺成，从这儿就到了府里的正厅。厅的大门楣上有一块大匾，用隶书写着“鸾翔凤集”四个字。这正厅坐北朝南，四百平米见方。在客堂居中的位置，各有两座六米高的通梁大柱，柱子自上而下是龙凤呈祥、裁月镂云的雕刻。大厅里有一引人肃穆的景儿，是南墙上挂着的一帧巨幅宗族姓氏“老影”（即祖宗家谱），这幅老影宽约三尺，长足三米。老影里最上头的一位是着清初官服，浓眉立眼、留长须的老祖宗像。在这位老祖宗之下，则是依次按辈分排列的各代子孙名号。在老影挂像的上方还有一个贴金大匾，匾上写的是：钟鼎宏图。

大厅里除了这幅居高临下的老影之外，一些稀世摆件儿也很耀眼。在南墙老影的下方摆着一张黄花梨六脚座大观台，台子上放满了恭祖的供物。偌大的厅里可见紫檀木的大顶柜，文杏十景的高开橱，六扇页孔雀展翅的屏风，法兰西皇家烫金文绣的扇背椅，梨木圆形的加官座……总之，那没进过大观园的，在这儿也可一饱眼福了。

不过，熙松园的奢华远不止它的摆设，真正令人惊叹的，还是它那巧夺天工的中古明式与欧陆元素混搭的建筑本身。

熙松园坐落在哈尔滨东北方秦家岗的制高之处，占地一百一十亩，园内建有十二座独立的院宇。登上熙松园的观景台放眼望去，全城风貌一览无遗尽在它的视野之下。熙松园向东可览异国风貌的锦都华彩，向南可窥商贾云集的十街八景，向西可眺依山傍水的太阳岛，向北可观川流不息的松花江。这样一座美煞人的风水大宅，也堪称是建筑中的极品了！

大庄园共有六扇门。东西两侧各两门，北面是正门及一扇小偏门，南面都是高墙。高墙外除了陡坡丘陵，就是参天大树，并无通路。不过有人说，就在那高墙下，熙松园修筑了一条秘密地道，是为了主人危急时刻逃生之用。

熙松园的大门前，蹲着两只虎背熊腰、龇牙瞪眼的青灰色麒麟兽石雕。两扇铁桦树的大门高一丈，宽五米。在红漆的门脸上面用了一千枚足金铆钉，打出的是两个对称的、金光灿灿的满族人吉祥图案。

熙松园有一个不同凡响的大景园，园中有蜿蜒起伏的廊桥楼阁、假山浮水、寿山石雕……煞是一幅春和景明园。这座景园占地十二亩，里面有四溪五阁六拱桥，还有通达八方的石铺甬道。这些甬道颇有点玄妙，从上往下俯瞰，

原来甬道是一幅巨大的“奉”字图形。尽管这里溪水潺潺似舟游，廊桥阁楼信步走，然而以上种种也只不过是熙松园里十分之一的一瞥。

熙松园的墙高足有三米，其建造也称得上独一无二，因为那墙就像一件带面子又带里子的大夹袄，实际上它是两堵平行的围墙，俗称墙套墙。这两堵墙的间距约十五米，外扇墙高一丈，内扇墙高两米。在墙套墙之间，是高耸繁盛的白桦树和冷杉松。显然，这样茂密的林木，是要将熙松园更严严实实地环抱其中。

走进这片浓郁的园林，可见一条不规则的马道。那马道绵绵长长像一条细龙，特别是在风吹草动时，颇有一种龙欲出、蛇受惊的感觉。据说，在那林子里没人见过龙，可蛇就不稀奇了。然而，最惨人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在迷踪般的树林里，真真切切地散养着二十只凶猛的、俗称黑盖儿的德国纯种大狼犬。所以，无论何人想打主意翻墙跃入的，趁早灭了那个念想。

天已破晓，熙松园玄影朦胧。郁郁葱葱之中，它显得有些神秘莫测。几个时辰之后，一场浩大的迎亲就要开始了。

第一章 显赫家族

赫家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大户，在这座城里家喻户晓。不仅因为他们坐拥熙松园，还因为他们有耀眼的背景——据说他们的基业占了哈尔滨的半壁江山。这是否便辞巧说？且看他们在各个领域经营的事业和充当的角色便可略见一斑：

赫氏家族是哈埠最大的地主，拥有全城三分之一的土地。赫家旗下经营房产、酒店、百货、酿酒、烟草、木材、粮油加工及进出口贸易等等。

赫家掌门人赫德吉，是整个家族的灵魂。不仅如此，他在当地也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头上戴着各种名目的头衔，诸如：满洲哈尔滨特别自治会副会长，东省工商联合会会长，哈埠粮油糖协商会总会长，东省烟草华商联合会会长，东北木业事业联合会名誉会长等等……光看这些数不清的职分，就够让他驰名走誉的了。

赫德吉今年五十过一，中等身材，阔脸宽眉，表情沉稳，目光如炬。他是一个谨言慎行、不露锋芒、过目不忘，同时又极有远见、逻辑清晰、器宇不凡、神闲气定之人。赫德吉共娶了三房妻室，上堂有一老母，膝下育二男三女。

赫家如此声名远扬，坊间传说是因为赫家老祖宗为后代遗留的“福”。此说缘何呢？这得从二百年前提起。

据说，赫德吉的上六代曾祖是因乾隆皇帝的一纸谕书奠定了今日家族的财富根基。那是公元1764年大清乾隆二十九年。那时候哈尔滨一片芊芊莽莽，杳无人迹，只有松花江日夜川流不息。这片辽阔的塞北边陲一直是清廷封疆的闭关之地，除了守卫边塞的清兵，渔猎农耕的百姓寥寥无几。就在那年，朝廷下一纸谕诏，遣京师三千户八旗子弟开进白山黑水之间，为满族元祖发源地屯垦开荒。雍正年间早已有遣散京师八旗闲人去边外屯垦种地、恢复骑射、学习满语的计划。朝廷为了鼓励满人垦荒，给予了跑马占地的优待政策。名曰：只要他们愿意离京出关屯垦，就将无偿赠予土地。当时有两种方法占地，一种是骑着马在规定时间内和地域奔跑，时间一到，马儿所经过的地方就归其所有。另一

种是箭射之地，顾名思义就是用弓箭朝四个方向射出，在箭头的落点留下了记号，然后以点代面，东西南北四方箭射以里的土地就属于箭手了。其实，这个政策是不得不亟待实施的。当时的朝廷一直以来都延续着一个条文：只要满族人生了男孩，自然而然就由朝廷奉养。这样一来，随着满八旗人口的剧增，逐渐使朝廷入不敷出，难以承受。于是新政出台：八旗男丁只有当兵者领取粮饷，其他均去耕种土地。自顺治五年到嘉庆十七年的一百六十余年间，八旗人口大约涨了四倍，从入关初期不足十万增至四十余万人。生计日繁与收入日绌不成正比，以至于“一分之产养数倍之人”的状况日趋严重，旗人的生活愈来愈捉襟见肘。当时的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疾呼：“百年休养，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所以，就有了前面提到的皇帝谕旨一说，即“遣闲散八旗人员赴边关屯垦种粮……”云云。

公元1764年到达哈尔滨开垦的人，一律为八旗满人。朝廷规定，汉人不可在边外拥有土地，在塞外开垦种地的汉人都是被旗人雇佣的农工。据这段历史推测，赫德吉的祖辈很可能就是封疆时期哈尔滨第一批开荒鼻祖。赫德吉是满族旗人，宗姓赫舍里，而且他还担任着哈尔滨满族宗亲会总会长一职。

关于赫舍里氏，在赫德吉府上正堂挂着的那幅老影里面，有名有姓地记载着这么一段：赫舍里·孰子，京师顺天府正蓝旗人。生乾隆九年，卒道光元年。乾隆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始离京师顺天府宛平县出征松辽边关，于乾隆三十年四月十五日冬至松花江右岸拉林河及阿什河拉林阿勒楚喀属地。同年四月十七日携谕令至松花江南岸哈尔滨立箭占地为据，钦敬屯垦之先居皓首。

看来这位被记载的赫舍里·孰子，就是赫家尊称为的埠上第一人。赫家这位老祖宗在二百多年前因“跑马占荒”的那一箭，为赫家后代子孙占据了大片土地，可谓赫氏家族稽古振今的功臣。毕竟，后来的哈尔滨是一座连接东北亚的重要交通枢纽，亦是东北十三省举足轻重的大都市。

1897年，在晚清王朝的版图上，有一条中东铁路从沙皇俄国修到哈尔滨。这条铁路引来了无数中外商贾，哈尔滨几乎在昼夜之间沸腾起来，一个默默无闻的垦荒之地从此变成了繁华的洋埠。土地在中东铁路时期水涨船高，谁的地多，谁是大爷。无论俄国人、日本人、欧美各国人还是本土的中国人，都知道在哈尔滨淘金最发财的就是那帮地主了。此时的赫氏家族，以哈尔滨最大地主的身价，无可争议地成为全城当之无愧的鳌头。

有人说，俄国人从赫家手中买过去的土地，几乎是一座城的交易，难怪赫氏家族的金字塔越建越高满钵金辉呢。

赫家老祖赫舍里·孰子因为其子孙后代留下无穷福祉而后世流芳，因此每逢年节或喜庆大事，老影都会被从祖宗匣子里请出来。赫氏上下男女老少，都

会跪拜老影面前感谢祖宗的洪恩。赫德吉长子赫山大婚，更要请出老影来了。满人自古重视男丁，因为江山社稷的缘故，男人的地位十分重要。

大少爷赫山娶亲，在赫德吉的心里是意义大于形式的。已经五十多岁的赫德吉未雨绸缪，盘算着在这次大婚的适当时机向外界透示一个信号，就是赫氏大亨隆国际企业的新接班人将借此亮相。赫氏王国要更新换代了，那么赫家与哈尔滨呼兰大地主关占海家的联姻就尤为重要。这两个家族势力的联合必将成为一座新的强大堡垒，这就是满族联姻制度的不破宗旨。

赫山的婚事从头至尾都由族中长辈拟定。这不单是豪门联姻一贯例行门当户对的原则，更是满族不与外族通婚的宗规。在赫家，只有一人能在赫德吉之上说一不二的，那就是赫德吉的老母肇氏。肇氏是最讲究门第族亲的人，没有她的认可，想进赫府大门做媳妇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便是富贵人家的女子，如果不是在旗的满族人，最终还是进不去赫府的。肇氏老夫人在这件事情上，连自己的儿子赫德吉都不放过，否则，就凭赫德吉富甲天下的实力，娶个三妻六妾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提到赫家的肇氏老太太，她的身世可不简单。

肇氏本名爱新觉罗·熙玉，清王朝皇亲贵胄的后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二弟穆尔哈齐的血脉。确切说熙玉是清太祖第九代侄孙女。虽然在她父辈中并没出过什么名员大将，但好歹她的父亲也是皇族，是系着黄腰带的人。故此，按朝廷对皇亲国戚的世袭罔替规则，这位亲王的后裔受袭的爵位是一等辅国将军。同治十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在盛京城辅国将军爱新觉罗·旻芝的府上，一个女婴呱呱坠地，起名熙玉。熙玉是她父亲五十五岁时得到的最小的女儿，视为掌上明珠。这位皇族格格在宽富广贵的环境中长大，深得父亲宠爱。她机灵漂亮，但又志骄气满。在她父亲方圆十几里的庄园里，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公主。

熙玉的父亲旻芝在盛京（今沈阳）除了世袭的辅国将军爵位，还有一个尊贵的头衔：觉罗宗亲总族长。所谓的宗亲就是以姓氏为主体的祖宗体系，觉罗宗亲大多都是皇亲国戚。而在盛京宗亲总族长绝不能小看，因为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除京师的满族八旗之外，满族旗人多集中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盛京为当时东北的政经中心，也是朝廷巡抚等重要大员驻扎的府营。如此，觉罗（皇族）宗亲总族长在盛京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熙玉怎么会和赫德吉的父亲结亲的呢？这是一段佳话。

熙玉的父亲有一次偕同大将军和巡抚大人一块到边外各地慰问，以激励同族宗亲间的抱诚守真。爱新觉罗·旻芝与赫德吉父亲赫舍里·松麒的缘分就是在旻芝族长随铭安大将军巡视期间结下的。

赫舍里·松麒年轻时是一位戎马生涯的八旗军骑兵千户。光绪年间，在一

次护送吉林将军铭安及众随从巡视边关回盛京途中，遇到大批马贼袭击。松麒在保护大将军的同时，又把被土匪掳去作人质的旻芝救出。在这次与土匪的交战中，赫舍里·松麒表现出了骁勇机智、枭俊擒敌的气概。此后，松麒特受清政府准奖，从副千户升为千户。旻芝被松麒从土匪手中救出后实为感激不尽，加之松麒的英俊相貌令这位辅国将军大人深为赏识。在得知自己的小女熙玉已对松麒情有独钟时，一个天赐良缘就这样结成了。从此，这位宗亲格格“下嫁边关”，也成了赫德吉母亲肇氏在家族中备受尊崇的原因。

肇氏老太太贵族血统意识很强，她的皇亲血统始终让她不可一世。即便在后来大清王朝已经覆没多年，民国革命的浪潮也难以吹进熙松园的高墙大院。进了那座大宅门，里面仍然一套套的皇族礼数。肇氏生来就是荣华富贵环抱着的公主，所以这位末世皇族格格的福气似乎是天经地义，她的一生都没尝过苦味道。

赫德吉对母亲是至忠至孝、尊崇不懈的。从赫府大宅熙松园的名字上，就能看出赫德吉是怎样对父母尽罔极之孝的。他父亲叫赫舍里·松麒，母亲叫熙玉，熙松园就由此得名。

熙松园的建造乍一看就是北京颐和园排云殿的缩影。别的不说，就园中的游廊、观景亭、水池，甚至有一座通向正堂的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小“金水桥”，也都建在熙松园里。园中许多建筑的屋脊都是五光十色的琉璃彩瓦，到处透着朱轮华毂的威风。

从熙松园各个地方都能看出主人的崇圣之心，其中的内涵除了文化观念，就是对清朝掌政时代的缅怀。赫德吉母亲肇氏骨子里的皇族意识坚定，连喜欢的建筑风格都与慈禧如出一辙。为了这座熙松园，赫德吉孝思不匮，舍金施银，整整用了四年时间建成。

哈尔滨的地主们，靠着俄国人开埠哈尔滨，一一发了财。赫家是埠上最具代表性的家族。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在建立伪满洲政府之后，日本人对满族旗人的态度还算客气。原因是，日本人认为满族是中国的贵族，何况伪满政府的满清复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就在满洲呢。自然而然，在满洲的满人理所当然把自己又当成贵族了。赫德吉的名望在伪满时期仍然声动梁尘，在哈尔滨的政商两界，日本人视他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肇氏老太太一直母以子荣，她在那峻宇雕墙之内继续沿袭皇家贵胄的礼节。府内上下的人在她面前都要跪拜施礼，家人每日两次得向她请安。在府里，这规矩一直非常严格地持守，没有人敢例外。这座大宅俨然还是一个清王府。

第二章 烈马惊魂

暮色渐渐远去，熙松园在晨光中影影绰绰。这时赫府里的大座钟沉甸甸地敲了五下，余音绕梁，回荡在大宅深处每一个角落。

钟声刚停，就见大管家老海蹑着脚步直奔西院的方向而去。老海的神情凝重，一会儿便来到西院。他在一座小楼前停住，往楼上看了看，然后抬手敲门……等了一阵，有一个声音在房内应承，门开了，是大少爷屋里的丫鬟桂儿。

桂儿一脸没睡醒的模样儿，眯着眼睛迷迷瞪瞪地看着老海：

“海，海叔，是您呀……”

“嗯，再过半个时辰就把大少爷叫起来，记着点儿，别让他睡过了！就半个时辰，听着没有？！”管家老海压低着声调对桂儿说。

“嗯哪，俺记着了。”桂儿揉了揉眼睛，算是醒过来了。

这个小楼叫九卿阁，是为赫山娶亲专门在熙松园西院里新建的西式二层小楼。西院是位于熙松园西侧的独立庭院，占地有十多亩，里面共有五个宅子，风格都是俄式的。九卿阁建成之后，原来L字形的院子变成了U字形，这么一来，西院就与熙松园的“大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西院是赫德吉五个孩子住的地方，这里的气氛与赫德吉住的明德园大相径庭。明德园太盛气凌人，有种高城深池，令人却步的感觉。西院这边倒是风景独好，满是翠绿清新，鲜花盛开，就像一处异国的街景花园。院子中央有一个喷水池，三个婀娜多姿的天使托举着花洒，向四外的花草洒水，她们的样子在万紫千红的映照下栩栩如生。在花园的东南角儿有两棵结满果实的桃树，两树之间有一个秋千正随风微微地摆动，离秋千不远处有两把古铜色的铁艺休闲长椅很随性地杵在花丛中……

西院的异国情调甚浓，与熙松园那边的高不可攀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过，尽管这儿是浪漫的风荷雨景，可总觉得哪里有点别扭。原来是有三个黑黝黝的东西映入眼帘，就是压在那新盖的小洋楼上面的“九卿阁”门匾。这三个又黑又重的大隶书，让人觉着一阵八股的凉风吹来，显得与洋花园格格不入。

老海出了西院，径直朝熙松园的后花园走去，那里是摆喜宴的地方。

后花园的场景很壮观，大院里码放了八十八张八仙桌，每桌配有四把榆木椅子。老海在八十多张桌子，三百多把椅子中转悠了半天，嘴里叨叨着数着数。他查看了客人们的排位、送喜数的礼台、盘碗餐筷和斗酒的银具等等……这些他都要如数家珍似的一一过目。

赫府七天宴客，请来的人都是有说道的。就是说，赫家借着本府大婚之事除了承载巩固满人宗族的团结之外，也要趁此机会疏通拉近社会各界的关系。按规矩，第一天来的人大都是近亲近族的长辈，第二天是同辈和晚辈，第三天是城中的名流政要或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第四天以后就是与赫家常年保持关系的三教九流、各路云龙风虎之人等。赫家请来的宾客共有千人之多，这也难怪赫府的大管家海大川的眉头从一个月前就没松开过。这么大的事他哪能有半点闪失？已经快六十岁的老海也不是铁打的人，眼见他这些天下来，腿脚不太利索了。老海事无巨细地巡视了一番之后，脸上刚要露出一丝满意来，却又像想起了什么，赶紧从自己衣襟里掏出怀表来看了看：“哟，五点半了！”说着，他忙快步朝前院的大门口奔去。

熙松园大门口的门房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小二楼，顶层是一个观望台，其实就是闻风放哨的岗楼。

这时，管门的铁柱见老管家海大川走过来，便迎了出来。

“海叔，大溜子已经到了，说百来号子人都齐了，正在铁路街那头儿待命呢。”铁柱对老海恭敬地说道。

老海听了忙问：“大溜子人呢？”

正说着，门房里面又走出来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他冲着老海咧嘴憨笑着说：

“海叔，您看，俺们的人都齐了，就等您老人家一句话了。”

老海看着眼前的彪形大汉，马上端起脸来正经八百地对他说：“大溜子，今儿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你那头连赶车的加上‘吹把儿’一共是一百八十人，记住喽，是一百八啊！人数不够可不行，那不吉利。另外，你挑来的人不是来这儿混的，个个都得是好把式，是能卖力气的。赏钱我这儿一个子儿都少不了你的。但是，你要是把瘟鸭子赶不上架的人弄来充数，耽误了俺家的大事，到时可别怪我撸你个大把头。”

“嗯哪，海叔，哪儿能啊！”

大溜子出溜了一下鼻子，冲着老海咂吧咂吧嘴儿，点点头。老海杵了一下大溜子的胸脯接着说：“话我都说明白了，今儿个就把大少爷交到你手上了，这一路你得把大少爷照应好喽，回头还会多赏给你，听明白了没有？”

大溜子笑嘻嘻地答道：“海叔，您就放心吧，我啥时候给您老人家干过掉链子的事儿啊？再说了，赫家大少爷娶亲，我敢怠慢吗，今儿来的人个个都是精神头儿十足的纯爷们儿，没有一个是屎盆子里泡的鳖种。”

“好吧，念我也认得你十来年了，眼看着你混得像个人样了。这会儿你先到铁路街等着吧，大少爷等一阵儿就出来了。”老海说完，又急转身子向西院走去。

铁路街是哈埠秦家岗一带最气派的大街，而秦家岗又是哈埠政要豪门聚集的区域。说铁路街是得名于当时的中东铁路局所在地，中东铁路局是当时沙皇俄国在哈尔滨的行政自治最高机构。因为铁路街上居住着城中最有钱有势的人，所以这一带常有警察巡视，普通老百姓是不容许在这条街上逗留的。但今天这一清早在铁路街上聚集了上百的人和马车，要不是赫家，谁还能有这个特权呢？警察看着这群农民们人鼎马沸的，非但没有吹胡子瞪眼，还都很客气。看来赫家塞给警察署的银子一定不少。

赫家迎亲的马队已整装待发准备赶往新娘子的府邸，就是位于哈尔滨以北的呼兰镇。呼兰镇离秦家岗二十公里，以马车的速度走一个来回大约需要四五个小时。按当地迎亲的风俗，正午十二点钟前必须要把新娘子接到夫家，所以，赶路的时间并不太宽裕。这时，管家老海指着手中的怀表关照着大溜子，让他一定把控好车队的速度，计算全程往返的时间。

东北满族人娶亲有规矩，婚礼当日正午之前新娘子一定要被接到夫家，不能早也不能晚。如果早到了就在二里之外候着，晚到了就大不吉利。新娘到了夫家以后首先要行各种“过门”礼，礼毕，新娘子要在新房里休息一个时辰，俗称是新娘“坐帐”的时间。在“坐帐”的同时要“开脸”，换衣裳、换头型，还要喝一碗“定心汤”。迎亲这天的喜宴是在午后申时开始，即“夕食”。等到隆重的拜堂仪式结束以后，各宗族长辈入席赴宴，年轻的叔侄姑嫂们会在宴席之后等着闹洞房，一般会闹腾到午夜时分。

铁路街传来了一阵脆亮的铜锣声：“呛！噉哩咣当呛！呛！呛！呛……”于是，清晨的城市在一片人欢马啸中被唤醒了。这时候，新郎赫山已经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随迎亲的马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哈尔滨入秋的早晨已有丝丝的凉意，花草上披挂了一层薄薄的霜凌。然而，迎亲的队伍一派红彤彤、热烈烈。虽然秋凉乍到，怎奈人欢马跃、喜溢眉梢。这时，一轮升腾的旭日，泛着初霞高高地挂在了当空。

迎亲的车队一共有五十六驾马拉大轿，光彩轿就有八抬，花轿四十八抬，场面声势极为壮观。据说迎亲的彩轿和花轿在数字上大有讲究。首先轿子总数一定取偶不取奇，那是代表着吉利。彩轿和花轿有等级之分，彩轿是新娘坐

的，花轿是娘家人坐的。彩轿在这里象征着鸳鸯珠殿、富贵荣华，花轿寓意着吉祥如意、万事顺遂。赫家取轿子的数字顺序为：八四八，代表着四面八方福禄满至、新人新禧、万事百合。

五十六抬马拉大轿里面，有一抬最打眼，那是给新娘子坐的彩轿，取名“鸾飞凤舞”。这抬“鸾飞凤舞”上面全是漆红挂金，画着祥和牡丹和喜鹊双飞的图案。它用了上万个五彩玻璃球串成五龙五凤，装饰在轿顶的四柱上。轿子的周围挂着金、红、黄、蓝珠子编成的彩屏，当轿子走动时彩屏一掀一掀地发出悦耳的叮叮声，好听又好看。彩轿顶端的四个柱子各装有漆红画绿的小角灯，看上去五光十色非常绚丽。这抬大彩轿是由三匹壮马拉着，老远看去就像早前宫廷里的皇后妃子出游时坐的凤凰轿，着实抢眼。

迎亲的车队由一百多匹红鬃马组成，它们洋洋洒洒地在大街上足足拉开有两里多地。

队伍里的吹把儿和赫家府上的男傧相们穿戴得很隆重。男傧相穿的是满族人左右开衩的黑底长袍礼服，上面绣有红黄蓝白的吉祥印，头上戴着丝质的六合瓜皮红缨帽。吹把儿们头上扎着白毛巾，穿着对襟儿白布马褂，黑色偏裆大马裤，腰间系着红绸布。

队伍里有十来个女人，她们都是赫家的婶子姨娘，是代表夫家的女傧相。这帮女人穿着十分讲究，个个肤红色嫩、丰容盛鬋，一看便是过着上好日子的满族贵妇。这些婶子姨娘都梳着满族妇人传统样式的两把头，上面别着如意宝石的扁方儿。头顶上插着珍珠玛瑙、珊瑚珠玉做成的各种头簪，像是挖耳子簪、珠花簪、凤头簪什么的。她们身穿色泽鲜艳的绫罗缎高领五分宽袖旗袍，上有五彩丝线绣的吉祥花样。每个人的颈子和腕子上都戴着翡翠珠链，脚上穿着木质马蹄底绣花鞋，手中各拿一枚真丝绣花大手帕。每当锣鼓响起来时，这些婶子姨娘就从马车上下来，然后踩着鼓点，笑嘻嘻地扭起了丰腰硕臀。好在东北的秧歌对身材并无苛求，只要扭起来就算行了。

最热闹的要数走在前列的锣鼓阵。八十八人的吹把儿，四人一字排开，共二十二个列队，那吹把儿的方阵有二百多米。吹官儿嘴里开始吆喝起令儿来，令儿一出口，跟着就是一声响亮的开道锣。于是，只见八面大鼓、弯脖号、大号、小号、伞儿、扇儿、大镜、二镜、朝天镗、喇叭等等，一股脑像开了闸的江水，冲着天空放声齐鸣。

迎亲的队伍锣鼓喧天，山鸣谷应，引来了哈埠百姓一路观潮兴望。的确，今天迎亲的排场在哈尔滨也算史无前例的，能拉起这么大的阵势，除了赫家，在城中能与之攀比的人凤毛麟角。

看到如此排山倒海的迎亲，就知赫家为大少爷娶妻下了多少的功夫。赫山

娶的这个媳妇，是由赫德吉和他的母亲肇氏老太太指婚定下的。联姻的亲家前面已经提到是实力可观的大家族，而且还是立下赫赫战功的满族大将军之后。

大少爷赫山，生于民国六年（1917年），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定这门婚事是这年夏天他从天津回哈时，到他娶亲，一共就两个月时间。他的那位指婚媳妇，从纳采到告期一共与自己见了两个半面，而且那半面还是去丈人家送彩礼时，赫山隔着一扇掩着的门缝看到的，而他的未婚妻也正好在门背后偷看他。这桩指婚的婚事对于在天津读大学的赫山来说，有些憋屈。恋爱的过程完全没有，两个人说上的话不到三句。这听上去实在太古道，少了民国青年的风华。然而，在赫氏家族以族为重的强势之下，有谁还能叫嚣恋爱自由或是爱情至上呢？在赫家，婚姻是什么？是以家族社稷为先的承命。赫家祖训严明，即便大少爷在学校有过红颜知己，那也只能随风而逝。想做赫氏家业当然的继承者，就不可舍本求末。这就是赫山作为赫家的长子，必要弃情遗世的不二之路。

赫家选亲的宗旨必须秉承满族贵胄的血统，而且要持守满汉不通婚的不破之规。大少爷赫山可谓是家风中又一个奉令承教的人，赫家的男人不能娶汉族女子为福晋，即便是如花似玉的汉族女人，就是做妾，也难被赫家接纳。在这一点上，就连熙松园权重如山的赫德吉，也无法冲破条规。在肇氏老太太的严格把关下，无论是儿媳还是孙媳，一律严诫甚之。就如这次选孙媳时的“屡六礼”中，所涉及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告期等等事项，肇氏都要逐一过问，不得闪失。

迎亲的车队已经走了一个多时辰，说着就来到了埠头区滨江路段，此时就要过松花江西岸了。滨江路有十几公里长，是由东向西的一条沿江马路。这条路很著名，是让本城百姓引以为傲的地方，她是哈尔滨建埠的象征，也是北国之都与松花江之间异曲同工的胜景。

其实，从秦家岗到呼兰镇完全可以取直径走，可是这一大队人马却在滨江路绕行。为什么要绕着走呢？原来滨江路对赫家来说意义重大，它是赫氏祖上发家的原始地段。赫家要在这喜庆之日，隆重地告慰他们的祖先，以示光宗耀祖之意。当然，在滨江路段晃荡一圈，不仅是他们光宗耀祖的一个方式，也借这一块先祖亡灵的宝地保佑赫家诸事平顺。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给这场迎亲添上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

吹把儿经过了一袋烟儿的歇息之后，又一轮的鼓乐齐鸣即将掀起。马队中有人扛着旗谱，来回摇撼为了引人注目。原本旗谱是为迎亲的车队烘托造势的，可猛一看那旗谱，弄得有点邪乎，就跟清军将士上疆场的阵旗一模一样。虽然上面写的是“赫关联姻大喜”，但还是让人觉着有迎战的味道。那面虎视

眈眈的阵旗摇来晃去在空中啪啪直响，弄得好像不是迎新娘，倒像是应一场战役。

正在马儿行、旗儿飘的时候，从滨江路西段方向驶来了一辆白马拉着的四轮厢车。那车上的车夫端坐在车厢外面，一动不动地挺着腰板儿，手上握的马鞭耷拉在马屁股上。车夫的眼睛半睁半闭，乍看像是一个蜡人儿。前方轰轰烈烈涌来的人潮，似乎对这车夫的感官没起作用。拉车的那匹白马更是机械般的优哉游哉，迈着方步朝着人群方向而来……

这时，迎亲队伍里的那个吹官和旗手兴致大发，俩人嘀咕了几句之后，都撸起了袖子，大喊一声：“起锣喽！”瞬间，又是一波摇旗呐喊，锣鼓喧天地震动了起来。

在离热闹的人潮不到百米的时候，对面迈着方步的白马突然扬起头对着天空嘶叫了一声，接着，这辆厢车开始跳动起来。白马被突然奏起的锣鼓声惊厥，又看到眼前有一面不停摇晃的旗子，一下子被激怒了。它就像踩到了电门一样，两脚猛地腾空跃起仰天长鸣一声，随后撒开四蹄朝着迎亲的马队冲将过去……

车夫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震荡惊住，伸长了脖子还没有弄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待到他睁大了眼睛，只看到前方红彤彤的一片，人潮、马队轰轰烈烈……这时他意识到了状况的紧急。

狂奔中的惊马瞪着血红的眼睛，鼻子里喷发着粗气，死死地盯着那面“赫关联姻大喜”的阵旗失控地冲过来。此时此刻，已经容不得车夫再有半点迟疑了。他看到前方不到十米处有一个岔路口，在那里可以向右转驶进一条小路，只有转到那条小路上才能避免一场可怕的灾难。于是，他拼命地拽住马的缰绳往后拉，一边吆喝着，一边挥动着手中的马鞭。狂奔的马离岔路口只有四五米远了，可是惊马哪里还肯听车夫的指挥。那马的鬃毛怒张四溅，冲着那面张牙舞爪的阵旗不断地嘶叫……

这边厢的锣鼓还在敲着，人们踩着鼓点儿扭着秧歌，没人意识到有一匹惊马正朝着他们飞奔而来。终于，人群里有人尖叫了起来，而此刻，惊马离他们只差十米之遥了，这时候，人潮大乱，锣鼓声、惊叫声混成了一片。

车夫手忙脚乱，再也无法控制那匹脱缰的惊马。

“啪！啪！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三声脆亮的鞭鸣，一条五米长鞭凌空飞起，在空中盘旋了一下，迅速形成了一个环状。那弧形的环儿快速地旋转着，就像从天而降的罗盘，一点点接近惊马的头，并在它的头顶打着转转。惊马好像感觉到了头顶上有个东西，猛然仰起了脖子，两只前蹄跃向空中。说时迟那时快，那个悬在空中的罗盘不偏不倚迅即套住了马的脖子。紧接着，这

条长鞭被人向右后方用力拉住，马的脖子被环扣牢牢地套住，只能顺着拉扯的方向转过头去。惊马终于掉转了方向，拐进了一条岔路口。在掌鞭人的控制下，惊马好不容易放慢了速度，吓呆了的人群这才渐渐地从惊恐中清醒过来。这时，有人注意到在惊马的右侧，一个身材健硕、威武英挺的年轻人骑在一匹深棕色高头大马上，看来他已经完全控制住了那匹惊马。过了一阵，惊马终于停了下来。那个年轻人从自己的马上跳下来，熟练地将马缰绳从车夫的手中接过来，用手轻拍抚摸着白马的头，好像是在安慰那匹受惊的马。

赶车的马夫浑身是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跳下车来，连忙向这位救命恩人致谢。

“大，大少爷，真是太……太谢谢你了，多亏了你呀，不然就，就出人命了呀！谢谢大少爷了，你真是我，我们的救命恩人哪！”

车夫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施着谢礼。而那威武的骑士见车夫躬腰施礼，反而神闲气定地向他摆了摆手，意思是免了客套。就在这个当口，忽然车厢里有人说了话：

“秦叔，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车夫猛地一怔，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慌忙回过身去，拉开了紧关着的车厢门。随着车门被拉开的一刹那，一张倾国倾城、仙娥冠玉般的脸庞出现在灿烂的阳光之下……

她，身穿一件米色连衣裙，裙摆和胸襟都绣着紫色的洋菊，腰间系着一条淡紫色皮带。在她的颈子后面有两根黑黝黝的辫子被一条天蓝色的发带系着，并编成一来一回的两个圈，仿佛云髻绕峨。

姑娘非常年轻，高雅娟秀，气若幽兰。她的额头闪动着几颗晶莹的汗珠，看来刚才的险情使她惊魂未定。她的眼神十分娇美，带着一堆的问号，满脸错愕的样子。看来，几分钟之前发生的一切，都让她云里雾里弄不清缘由。

“秦叔，发生什么事情了？真把我吓坏了。”姑娘忽闪着一对杏满半月的大眼睛问道。

“小姐，没，没啥事，都过去了。你没磕着碰着哪儿吧？是咱家的马毛了，多亏了人家大少爷呀，要不是他帮忙，咱俩可都撂在那儿了……”车夫说着又转过头去给那位英俊侠气的年轻人行谢礼。

这边，尽管车夫一个劲儿地道谢，可站在马车前的这位勇士却没了先前自若的神情。当他看到突然出现的这位女子时，已然旁若无人，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那张令他惊愕的美人脸。

姑娘顺着视线望向秦叔说的大少爷。只见他方正的脸盘，浓浓的双眉，一头黑发连着两端性感的鬓角。他肤色白皙，配着一对儿神秘又有些忧郁的眼